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青樓夢
第三十七回 省親堂合家歡樂 梅花館五美詠諧

話說那日挹香吩咐治酒於省親堂上，便同拜林往內請了父母相見，重宴家庭，□分歡喜。又命侍兒往梅花館以及各院去請五人到來，頃刻間環佩叮噹，香飄蘭麝，愛卿同秋、素、琴、玉等至堂上見了翁姑，又與拜林見禮畢，一同入席。挹香與父母、拜林坐了一席，五位美人坐了一席，傳杯弄盞，歡樂非凡。拜林道：「今日香弟弟得能重生陽世，再慶家庭，與伯父母及眾位嫂嫂一堂歡宴，亦是伯父母素來好善以致也。小姪奉敬一觴。」鐵山夫婦□分歡喜，舉杯領了拜林的酒。挹香道：「孩兒喜得餘生，重親色笑，望爹爹母親開懷暢飲一杯。」便斟上兩杯，奉與父母二人飲了。五位美人俱上前勸酒。真個滿堂喜氣，歡樂非凡。飲至日哺方才散席，五媳辭了翁姑，各自回房。拜林別了挹香，也歸家去了。人知挹香還陽之事，互相傳說，街談巷語當作異聞，咸稱曰：「此金翁平日樂善好施所致也。」挹香送了拜林，便往梅花館而來，恰好秋蘭與愛卿在彼敘談，小素亦在，手中還做自己繡履。挹香笑道：「如此天寒，還要做什麼針線？」便奪去鞋兒，替他藏好了。小素笑道：「你何苦與人吵鬧。我們無聊，故在此做些針黹。」挹香道：「如此我來同你們消遣便了。」便勾了小素的粉頸，在著醉翁椅內親近了一回。小素紅著臉道：「為什麼不好的去坐，來與別人胡鬧？」挹香便嚷道：「與別人胡鬧，不干你事，你也不必發急。」小素道：「我不來與你這般小人說。」挹香道：「我與你消遣消遣，你倒當我小人，你忒煞欺人了。」小素道：「既不是小人，為什麼捕風捉影的胡鬧？」挹香道：「妹妹，我實在愛著你惜著你，所以叫你勿做針線，與你說說笑話。」

愛卿與秋蘭看見挹香與小素遊戲，倒覺好笑，便道：「挹香，你這般滑稽，我們那裡說得過你，只合素妹妹來制服你的。」正說間，恰好素玉走來聽見了，便回道：「你們在這裡說我什麼？」挹香連忙接口道：「在這裡說你。」素玉道：「說我甚麼？」挹香道：「不對你說了。」素玉一把扯了挹香到外房道：「你說不說？」挹香道：「我不說，你去問愛姐。」素玉便放了挹香，來問愛卿。愛卿笑道：「沒有別話，不過說你善於滑稽。方才他與小素妹妹滑稽，小素妹吃了他虧，所以我說『你的伎倆，只有素妹妹制服的。』」只此一說，別無他語，他倒說了你許多。」素玉道：「說我甚麼？」愛卿道：「你去問他。」

素玉見愛卿不說，復身來問挹香道：「愛姐說你還說我許多話兒，你可實對我說，不說我卻不肯干休。」挹香聽了又好笑又好氣，連忙道：「我從未說你，你不要去聽他海市蜃樓，無中生有。」素玉聽了便說道：「你還要瞞我？今天定要說的。」挹香道：「我其實沒有說你，不信你問小素妹就明白了。」素玉正要去問，恰好小素走來，便接口道：「姐姐不要聽他。他說了許多，倒要賴了。」

素玉道：「如何？此時你也賴不成了，快些招罷，究竟說我甚麼？」挹香弄得□分好笑，便道：「我何曾說你，你怎聽他們胡言亂語，」素玉道：「你還要抵賴，」便揪倒挹香在炕上。挹香道：「說是說的，不過說你是個可人，我愛煞你，好妹妹，今日還陽，必須先到妹妹房中敘敘舊情。就這幾句話，你想快活不快活？」素玉聽了道：「你嘲笑我。」便揪住挹香，以小栗子拳將他額上輕輕的點了幾下，又擰住了不放。挹香道：「真個是這幾句話，並無別說。」

素玉見他不說，便生出一個妙計來，說道：「你不說，我倒早已聽見了。方才我到這裡，聽見你說五美之中惟我最惡，出言吐語，往往不知輕重，一種假情假義，故而你也假意待我。如今你也不必說了，我替你代說了罷。」說著放了挹香，頃刻間怒色生於翠黛，噴霞飛上紅腮，裝作萬分動氣，獨自一個坐在椅內，不言不語。急得挹香手足無措，連忙起來向素玉分辨道：「我金挹香蒙你們□分相愛，我那裡有甚麼你善彼惡之語？你不要墮入他們二人的猜計，反來怪我。」說著連連的好妹妹長，好妹妹短，只管討饒。素玉只是不理。

挹香又去對愛卿道：「都是你無中生有，害得我分辯不清。」小素笑道：「你是善於說辭的人，有甚麼分辯不明？」愛卿道：「就是分辯不明，只要素妹妹那裡討個饒，下個跪，他自然就饒你了。」挹香搖搖頭道：「都是你們不好，如今就是討饒，素妹妹也要怪我的了。」愛卿道：「癡生，你且先去討饒，然後我替你說情可好？」挹香道：「要來的了。」於是又至素玉面前道：「好妹妹，你不要錯怪了我，真個沒有說甚麼。就算說了麼，我金挹香賭個重咒兒，以後我待妹妹總勝三個一分可好，」說著雙膝跪在素玉面前。

素玉本來詭計，見他以假作真，如此發急討饒，倒好笑起來，便立起身來一灑，走向愛卿內房而來。挹香看見素玉去了，連忙道：「素妹妹，你不叫我起來，我是不立起來的。」說罷仍舊跪著。

素玉走到愛卿內房，輕輕的笑說道：「我與他說說笑話，他竟認起真來了，如今還在外房做矮人。」愛卿聽了不覺好笑起來，便挽了素玉與著秋蘭、小素出房，見挹香猶是跪在那裡。愛卿道：「癡郎起來，素妹妹同你說的都是笑話兒。」說著來扶挹香。挹香道：「我要素妹妹自己叫我起來，我方肯起。不然我情願一天做矮人。」素玉聽了滿面堆歡，只得扶起挹香。小素見挹香跪了長久，有些捨，便扶了挹香到榻上坐定，說道：「他們都是騙騙你，你為甚麼當起真來？」挹香道：「原來愛姐騙了素妹，素妹反用詭計冒我，你們好狡獪也。」正說間，琴音走到，五個人閒談了良久，極其歡洽。

挹香道：「我們久未做詩了，今朝必須吟詠吟詠。」愛卿道：「六個人在此，倒不如聯句罷。」挹香道：「好。」小素、秋蘭連忙道：「我們兩個人是不會做詩的。」挹香道：「你們字多認識的，焉得不會做詩？」二人道：「真個不會的。」挹香道：「這也不能勉強的。你們明日為始，可拜投愛姐為師習學。況做詩一道是極容易的，不過要佳句為難。你們資質秀靈，只消半月，包你們會得做的。」秋蘭、小素聽了大喜道：「明日一准拜投愛姐門下。」愛卿道：「不來，不來。我自己做詩尚且不佳，怎樣好收徒弟？還是夫婿作先生。」挹香道：「但是我做先生是要打的。」

說罷大家都笑。挹香又道：「今日聯句，你二人先做兩句，如有不通，我來更改。」愛卿道：「不錯。」秋蘭道：「我平仄不諳，古典沒有。」挹香道：「只要讀來順溜，就不失韻。古典沒有，寫景可也。」

愛卿道：「即景為題，先讓秋妹妹起句，我做依他韻腳續下，不知可否？」挹香道：「好。」便對秋蘭道：「你先想一句出來。」秋蘭紅著臉道：「不知可像的。」便細細的想了又想。因素嘗看南詞唱本，七字言見過頗多，猶恐做出不像，所以□分發急。想了良久，方想著了一句，便道：「有是有一句在此，你們不要好笑。」琴音道：「不妨，秋妹妹你說就是了。」於是秋蘭停了半晌道：「挹香，你要替我改的。」挹香道：「你說你說，決不有人笑的。況且做詩由漸而來，有誰駁你？」秋蘭道：「如此我說了。寒訊連朝水結冰。」秋蘭說罷道：「可是不像詩的？」

挹香道：「雖只初吟，句調平仄與著用意倒也不甚大謬。」愛卿道：「秋妹妹初次吟詩就有如此之句，他日必能於詩壇中獨立一幟。」挹香對秋蘭道：「『水結冰』的『結』字似嫌不雅，須易一『■』字。『■』，結也，便覺雅了。」秋蘭點頭聽訓。

挹香即續下云：「圖消九九宴良朋。」挹香吟罷，便道：「琴妹妹，你來續一句看。」琴音不假思索，便云：「放歌拈管狂初縱。」愛卿便接一句云：「笑語圍爐候正應。」挹香道：「小素妹妹也來想一句。」小素道：「我是不會的，如何？」挹香道：「隨你念一句，我改就是了。」小素無奈，想了俄頃，只得說道：「白雪未飄寒冷淡。」挹香道：「倒也有些詩意。不過『寒冷淡』，三字似乎不妥，只消用『偏料峭』三字，就覺妥適了。」說著又叫琴音押韻。琴音便云：「青山如睡覺岫嶙。」琴音吟完，挹香道：「秋妹，又請你來了。」秋蘭搖手道：「不來了。方才一句已經想了半日，那能再做得出。」

挹香道：「如此愛姐你說一句，待我來收韻罷。」愛卿便云：「南技即見春回早。」挹香結一句云：「從此家園樂事仍。」

六人聯罷一律，復閒談歡笑，極盡綢繆。到了黃昏，六人都在梅花館用了晚膳。挹香欲宿沁香居，不好啟齒，便對愛卿道：「時候尚早，你們談談，我要到挹香居去取件東西就來的。」說著往沁香居而去。坐了一回，命侍婢去請小素，只說已經睡著了。

侍兒奉命到梅花館來說知，愛卿便道：「小素妹，他已睡熟了，你可回房去罷，看他不要凍了。」小素便辭了四人，回沁香居去。搵香見小素到，便道：「好妹妹，我等你長久了，所以特設小計來邀你的。」說著二人笑了一回，方才安睡。

不知以後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